

歷史的戰爭

這裏所說的，不是歷史上的戰爭；多少年來，掠奪土地和資源，或種族相仇導致的戰爭，幾乎使歷史的篇幅，染滿了血跡。

不過，有一項趨向，是為歷史而爭；所爭的標的，是歷史的紀錄，也就是孩子們的思想。簡單說，當權的政府，要改寫歷史紀錄，企圖影響人民的想法，製造與歷史事件不符的紀錄，進而控制人民的記憶和思想。這才是更可怕的事。

且舉最近發生的事為例。

據報導：2009年六月，新疆發生了種族間的不幸事件，漢人與維吾爾人暴力衝突，造成近二百人死亡，其中多數是漢人。

奇怪的事發生了。土耳其官方，稱是中國的“種族滅絕”行動。我們知道，宗教與政治融合的感情問題，是非常複雜的；維吾爾族人多信仰回教，土耳其人雖然在政治上宣稱多元宗教，也是回教居多，宗教信仰產生兄弟情誼，言論難以期望中立；但土耳其人內心應該知道，還只是二十世紀初的事：1915年，至少有600,000阿米尼亞

（Armenian）人，被土耳其放逐或集體屠殺。不過是二年前，土耳其籍獲諾貝爾獎的作家，著小說敘述這歷史上的惡跡，還受到政府的迫害。可見良心的聲音，譴責歷史上的罪行，是不受歡迎的。

相對來說，中國政府對少數民族，不僅是寬容，還應該說是優容。對他們的宗教信仰，生活方式，都予以尊重；當年國家艱難，人民吃不上飯，食物配給的時代，蒙族特別配予牛羊肉；實行單嬰政策，對藏族，維吾爾族，也給予特別考慮。半個多世紀以來，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人口，自然增加比率，普遍的超過全人口增加比率很多。就算是懷柔政策吧，也應該說是表現良好，是人權的好紀錄。

比起加拿大，墨西哥，以至美國，英國，自殖民時期的人權紀錄，且不說荷蘭，澳大利亞等國家，西方自稱文明的國家，殘暴已經至可驚可恥的程度。看所謂“發現”殖民地，使原住民墮入災難，不僅奪去了他們所有的一切，包括生存權利，使他們的人數越來越少。當然，任何國家的狀況，都有達不到理想的地方，都距“愛鄰舍如同自己”很遠。

有歷史的國家，都有殘暴紀錄。克萊勒（Thomas Carlyle, 1795-1881）說得真不錯：“在歷史書上，紀年史空白的人民是幸福的。”

可惜，中國不是這樣幸福的國家，因為中國有悠久的歷史；而在

近百年的歷史中，多是不如意的事。

七月的歷史，使我們想起，日本軍閥的黷武罪行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禍，是從中國被蹂躪的大地上，燃起可咒詛的戰火。

日本的侵略戰爭，以向盟國無條件投降結束。但日本軍閥的餘孽，不知悛悔，反而尋求借口。早在東京戰犯審判的時候，前首相東條英機，即辯稱：戰爭的起因，是由於美國佩利（Matthew C. Perry, 1794-1858）“黑船”逼港，這 1853 年的國恥，引起日本的奮起圖強，與以後的報復。當然，那時還是日本力窮勢蹙，瀕於絕滅。如今時過六十多年，日本不僅得以復甦，還高傲的站了起來。

如果說：“歷史是得勝者寫的。”現在，日本歡欣的忘記了失敗，重寫第二次大戰的歷史，歌頌他們大東亞聖戰的英雄，否認南京大屠殺及侵華史實。這開倒車抵賴的劣行，迫得中國人重歷昔日的創痛，不得已以電影及書籍，敘述真相。不過，教育的效果，不是能以憤怒抵消的。當群眾被灌輸百次謊言，很不容易改正錯誤的記憶，使他們認清遙遠的真實。幸而戰後的日本憲法，限制軍事擴張；但在世界局勢不穩定當中，不缺乏短視的政客，鼓勵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起。

二十世紀末，拆除了柏林圍牆，拆除了蘇維埃龐大的威脅，世界似乎看見和平的曙光。但美國竊位的狂徒，愚昧而囂張，以為自己是“天下莫強焉”，引起別國的不服。其中之一，是俄國的反應，也強調他們的“光榮歷史”。據新聞週刊（Newsweek, July 2009）報導：俄國現政府提出立法，規定任何人“對蘇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表示疑問”，構成刑事罪，得處以巨額罰款或三個月監禁。不過，原蘇聯成員國，現在的鄰國烏克蘭和喬治亞，也有他們不同的歷史版本。烏克蘭總統要國會宣告，在史達林壓制下，造成 1930 年代的饑荒，是種族滅絕（Genocide），由於推行集體農場造成。喬治亞則為蘇聯時代，強制遣送知識分子和高加索居民，到哈薩克斯坦，是政治迫害；但當時是史達林幹的，而那位最邪惡暴虐的領袖，是喬治亞人。看來“光榮”和“真理”不能並存的時候，政客們常是選擇犧牲真理，寧取光榮。

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歷史，德國採取的是較為真實負責。德國也立法規定歷史，是對於否認 Holocaust 集體屠殺猶太人的事實，定為有罪。當然，那是納粹德國的罪行，現政府和人民，都不同情納粹。

還有一項類似的歷史性的行動，是梵諦岡教廷，忽然省悟過來，對於歷史上十字軍的東征，殘暴造成的傷害，向回教徒道歉。為什麼在一百年前沒有這樣的道歉？是否這代的教皇，才良心發現？看來似乎促成這樣表示的，與近年回教勢力的興起有關；雖然不必直接仰賴回教國家的石油供應，教廷對政治行情的敏感，是有名的。不過，為過去十字軍的錯誤，教廷應該先向被誤導犧牲的信徒道歉才是。論到

戰爭，美國南北戰爭名將薛爾曼（Gen. William Tecumseh Sherman, 1820-1891）的名言說：“戰爭是殘酷的；你不能使戰爭文雅。”戰爭是雙方的行動；回教誕生於暴力，是簡單的常識，自然不能洗脫歷史責任，現在的基督徒也不能改變歷史。

同樣的，中國過去在戰爭的殘暴上，也不是無分。戰國時，秦將白起坑殺趙國降卒四十萬，在殘酷屠殺事件中，應該列名前茅。在古代爭逐中原，把苗人幾乎趕盡殺絕，逼到南疆的山野窮谷。這些都是史實，雖然醜惡，但不能避諱，也無法更改歷史。往事已矣，現代人只有承認歷史，才可以改變現實，作合理的事。

儒家是中國的主導思想，尚仁義而不崇霸權；基督教是愛的宗教，主張“愛人如己”，“無論何事，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待人”的金律（太七：12）。為什麼作出那些與信仰違背的事？一般的原因，是主政的人，並沒有真正的信仰，而且也不是真正誠實的人，從求篡改歷史，製造謊言的努力，可以看得出來，無可辯飾。

考究人在力圖改變歷史紀錄的原因，一是想掩蔽自己的罪咎，一是圖誇張自己的光榮。墮落的人類，不斷的產生錯誤，也不能免於錯誤。這證明聖經所說的：“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”（羅三：23）因為人無以自救，聖經又說：“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”（約壹一：9）

因此，蒙恩的道路，是從謙卑誠實開始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